



沒有筆頭的鋼筆

閻安廣等著

文化生活出版社

沒有筆頭的鋼筆

閻安廣等著

3
154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目 次

沒有筆頭的鋼筆.....	閻安廣 趙廣慶 蔣成才(1)
“100號計劃”.....	黎 靜(19)
熟人.....	彭倫乎(39)
美國罐頭.....	張重天(53)
“水鬼”.....	林羣英(65)

沒有筆頭的鋼筆

閻安慶 趙廣慶 蔣成才

電報機上的怪現象

深夜兩點鐘的時候，在靠近邊境的一個軍事機關裏，值班員剛剛關好了機要室的門，回來走到電報收發機的旁邊，突然發現電報接收機上隱隱約約地有幾排電碼，不注意的時候你是看不見的。“這麼晚了，還有什麼地方會來電報呢？這決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值班員一邊想着，一邊從桌子上拿起鉛筆，錄好了電碼，用他慣用的方法翻成了漢字。“十……五……號……注……意……三……十……分……鐘……後……在……×……地……着……陸……望……速……迎。”末了是一排記號，大概是發電機關的代號。值班員把譯好的字連起來唸了一遍：“十五號注意，三十分鐘後在×地着陸，望速迎。”值班員不覺吃了一驚！甚至連想也來不及想，便拿着譯好的電報，跑到值班班長那裏，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道：“報告班長，電報收發機上發現特殊情況。”

值班班長接過電文一看，皺了皺眉頭，簡短地回答了一句：“我明白了，現在馬上回到原崗位去。”值班員敬了個禮就

走了。

班長順手拿起桌上的電話機：“電話局，我要公安局。喂，是公安局嗎？現在報告你們一件事：兩點鐘整，在我們電報機上收到一個來歷不明的電報，電文是這樣的……”隨即把電文照唸了一遍，“請你們立即採取措施。”值班班長放下耳機看了看手錶，已經過了一刻了，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我們是不會放掉這些壞蛋的。”

撲 了 空

按照預定時間，幾十輛摩托車向城西北荒原地駛去。馬路上什麼也聽不見，只聽見“啾……啾……啾”的馬達聲。幾個偵察員首先到達了目的地，月亮照的和白天一樣，偵察員們向四外瞭望了一陣，也沒有發現什麼動靜。一叢叢的野草，排在前面好像一隊隊的士兵，星星不斷地眨着眼，夜顯的那麼靜，一切都和平常一樣。偵察員們已經等的有些焦急了，正在這時，站在小劉旁邊的老偵察員王敏在望遠鏡裏發現從東北方方向飛來一架飛機，一扭頭又向東南方飛去了。他馬上告訴了他的伙伴們，幾雙眼睛都朝着王敏指的方向看，敵機却早已無影無踪了。

顯然這是敵機完成了任務後返回去了。他立刻下命令讓部隊馬上向城東北二十公里進軍，並派小劉回去給李科長報告情況。

兩個鐘頭後，王敏已安然地坐在李科長的辦公室裏。李科長抽着烟，來回踱着步，王敏開始向李科長彙報情況說：“是這樣的，我們於兩點半鐘，準時到達了距城西北二十公里的荒

原地帶，一直等到兩點五十分鐘，在望遠鏡裏才發現敵機從東北方向飛來，但突然又轉向東南去了。當時我馬上命令部隊向城東北二十公里的地方進軍，部隊到達後立刻進行了包圍，然後縮小了包圍圈，可是敵人已經一個也不見了。在荒草溝裏只找到了兩副降落傘，其餘什麼情況也沒有發現。”李科長仍舊一言不發，最後他將剩下的一截烟頭使勁地抽了幾口便丟在地上了。他看了看坐着的王敏，他對自己有些責備，可是現在責備又有什麼用呢？現在應該想到的是如何來彌補這個損失。

“王敏同志，”李科長的聲音有些嘶啞，“通過這個事件可以說明我們公安人員的一時疏忽，就會給國家造成很大的損失。顯然，敵人的電報是故意發錯的，現在敵人已經平安地降落到了我們的土地上，這就給我們全體公安人員帶來了不少的麻煩；同時這也說明了我們的警惕性是非常不夠的。”說完，又燃着了一支香烟使勁地抽着。

王敏站起來恭敬地對李科長說道：“我完全明白啦，不過我相信，敵人再狡猾也逃不出人民的天羅地網，他終究是會被我們逮捕的。”一陣長時間的沉默，李科長繼續踱着他的方步。

不能輕視一分一秒

第二天，王敏剛剛洗過臉，李科長便把他叫去。李科長的神色非常緊張。向來都是這樣，當遇到緊張情況的時候，他的一舉一動都是嚴肅的。他的個子不高，走起路來有些不方便，那是戰爭給他留下的殘疾。年紀雖剛滿三十歲，但是已經過

了十二年的軍事生活了。

王敏坐在李科長的對面，全神貫注地傾聽着他的每一句話：“情況是這樣的，敵人降落到了我們的國土上，讓他多存在一天，甚至一刻，對我們來說是有很大危險的。”他從抽屜中拿出了一份指示，遞給王敏。“這是上級來的指示，你看一下。”王敏默默地從李科長手裏接過來，上面寫着：“市公安局于局長：接部指示，據我偵查機關得到的情報，美蔣特務機關，最近要向大陸空投一批特務，目的是要破壞本市×廠的試驗。他們的情報是從本市發出的，這就證明在我們內部潛藏着狡猾的敵人。所以請你們立即行動起來，組織強有力的偵察人員進行工作。保證×廠的試驗勝利成功。”

“這意思明白嗎？你的看法如何？”李科長看見王敏一言不發，便這樣問他。

王敏的眼睛又在紙上看了一遍說：“我考慮是這樣的，情報既是從我們這裏發出的，那麼一定在×廠，或者與×廠有相當密切關係的機關內，潛藏着美蔣特務機關的代理人。另外，昨天黑夜空投的傢伙們也一定是担负着破壞×廠試驗任務的。”李科長說：“時間是緊促的，上級要我們組織強有力的偵察人員担负這一工作，我考慮這個任務就交給你，給你兩個助手，一個是老張，一個是小劉。老張是在偵察工作上有豐富經驗的老手，小劉雖然年青，但這小伙子也非常機智勇敢。另外我要同×廠黨委和保衛科聯系，讓他們協助我們。×廠的試驗是在八月十五日，那麼在八月十四日，最遲是八月十五日上午以前，必須破獲這個案子。只有七天時間，所以一定要盡量爭取時間。不能輕視一分一秒，你看有什麼困難？”

“沒有什麼困難。”王敏果斷地表示態度。

李科長把指示放回了抽屜後又提出一個問題：“你認為潛伏在本市發情報的那個敵人，不，確切一些說，是好些敵人，是不是就在×廠？”王敏稍微想了想說：“在×廠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九十，假如不是在×廠的話，那也是×廠的職工被敵人利用了。”“對的，現在你準備一下馬上開始工作吧。”

一個紙烟盒

和平公園裏的遊人漸漸少下來了，在靠近林蔭道的一個長凳上坐着一個三十來歲的人，穿一身幹部服，懶洋洋地閉着眼睛，旁邊站着一個八九歲的小姑娘正在玩皮球。小姑娘玩的有些疲倦了，便緊靠在爸爸的左腿上，眼睛好奇地盯着來往的遊人。

林蔭道的口兒上站着一個人，眼光向四處尋覓着，個子挺矮，服裝顯的有些古怪，一小撮頭髮時時掉下來把眼睛蓋住，頭不時地向後仰着，他偷眼看了一下長凳上坐着的人和小姑娘。站了好大一會兒才燃着了一支香烟，順步向林蔭道的那頭走去。小姑娘看見那人身上掉了一件東西，蹬蹬蹬的跑過去撿了起來，原來是一個很好看的紙烟盒，她跑到爸爸眼前高興地說：“爸爸！你快看，這個烟盒，多好看！”她的父親把小姑娘手裏拿着的紙烟盒順手接過來一看，不覺吃了一驚，他從來也沒有見過市場上有這種牌子的紙烟。又仔細地看了看烟盒下端的一行小字：“台北烟草公司出品”，更感到驚奇了。他忙問小姑娘說：“小蓮！你從哪兒拾的？”“怎麼？不好看嗎？是剛才從樹林那兒過去的一位叔叔扔掉的。”小姑娘天真地回

答着爸爸的莫名其妙的問話。

父親聽了立刻站起來，拉着小姑娘就朝林蔭道走去。

這時，林蔭道盡頭的長凳上，也坐着一個中年人，高額，有點連鬚，兩隻眼睛不時地向四周瞭望。那個矮個子快走到盡頭的時候，看了看，四處無人，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了個破舊不堪的鋁製的烟盒，但他沒有取紙烟，眼睛直盯着盒蓋，足有幾分鐘。“沒有錯。這公園裏就有這一條唯一的林蔭道。”矮個子的步伐有些快起來，他竭力裝得對這公園很熟悉。

那位中年人仍舊坐在長凳上，一動也不動，他看見走過來的矮個子，更顯出毫不在意的樣子。

矮個子走近中年人的時候也站住了，他看了看坐着的中年人，隨即拿出一本很薄的筆記本。他把中年人和筆記本上的照片對照了一下，轉而又想到臨走時上級給他的介紹，暗自想道：“特徵完全一樣，像片也相像，大概沒有什麼問題。”裝了筆記本後又掏出一支香烟，走近中年人的跟前，禮貌地說了一句：“勞駕，對一下火。”中年人仍舊裝着毫不介意的樣子，把火遞給他。

矮個子點燃了烟後又彬彬有禮地說：“不妨礙您嗎？”還沒等中年人開口，他便坐到長凳的另一端了。矮個子伸了個懶腰，打了個呵欠，又轉過頭來：“你能給帶一下路嗎？”“能。”中年人只簡短地答了一聲就站起來走了。

矮個子緊跟在中年人的後面，距離有十來步遠。出了公園，穿過兩條大街後，中年人爲了避免引起對他的注意，走到百貨商店門口的時候，他稍微站了站，然後又進了商店沿着幾個櫃台轉了一陣才又出了百貨商店，穿過和平路便進入了一

個胡同。真是做賊心虛，矮個子覺得好像後面有人跟着似的，其實他並沒有真正發現跟着他們的人。

彎彎曲曲拐了幾個彎後，在一個高大的門前中年人站住了，他開了門後對矮個子點了點頭，矮個子也沒推讓便先進去了。院裏只有一座正房，其餘三面都是圍牆。屋裏的燈沒有熄，從窗戶傳出女人和孩子的談笑聲來，中年人關好了大門，又把房門推開，這一次差不多是他們兩人一齊進去的。

這時，從公園裏出來一直緊釘着他們的父女倆，也已經趕到了大門口。父親把門牌號數記了下來，就拉着女兒走了。

第二天，那個很好看的紙烟盒便放到王敏的辦公桌上了。

幌子

“喂！多少錢一斤呵？”一個身材挺高，穿一身普通衣服的人走近賣水菓的人跟前，似買非買的在筐子裏挑選起來。

賣菓子的聽見有人要買，也便忙起來：“便宜，八分一斤，要嗎？”買客一看他那股虛偽的慫慫勁兒，有些地方好像故意做作似的，兩條粗粗的眉毛和挺高的鼻子看了簡直使人發怕。“聽你這口音是福建人吧？”“不，湖北人。”賣菓子的肯定地回答。買客挑了一陣，勉強買了一斤便走了。

買客走到停車的地方對助手說了一聲：“走吧，到××廠去。”汽車便向東大街駛去。

王敏思索着剛才的那個水菓販：“從外表上一看好像個小販打扮，可是一舉一動却一點也不像，手白白的，皮膚特別嫩。他裝的太可笑了。”

他記得前些時偵察一件偷盜案的時候，就曾經和那傢伙

打過交道，鄰居們反映說：他經常交接外來的朋友，經濟來源也不明，因為他賣水菓收入的錢，是和他平時生活開支不相符合的。據建設路派出所彙報，最近那傢伙的行動有些可疑。王敏想，這一次還得和那傢伙打交道。

汽車突然停住了，助手對他說：“老王，到×廠了。”王敏拿出通行證讓警衛看了看就一直向保衛科走去。

保衛科的同志都學業務去了，只剩下一個值班的，見王敏進來便慇懃地招待着。

王敏見只有一個人便問：“你們武科長到什麼地方去了？”“學業務去了，你們是哪個單位的？找他有事嗎？”“我們是市公安局的，勞駕你找一下吧。”“好，讓我給他打個電話。”隨即拿起聽筒來。不一陣武科長便進來了，他一進門就笑瞇瞇的說：“呵！是老王來了。忙吧？”王敏也站起來跟他打招呼，並把來意說明：“最近有一個重要案件，需要你們幫忙一下。”武科長有些不安地說：“局裏來的指示我已經看過了，可是你考慮和我們這裏的關係大嗎？”“是的，和你們的關係很大，讓我先看看所有技術人員的檔案吧。”隨後又把案情簡略地給武科長做了介紹。

檔案袋像小山一樣地堆在王敏跟前，他的助手幫助他一個一個地審閱着，有疑問的擱在一邊。足足有半個多鐘頭的工夫才大致審閱完，最後只剩下了兩份有疑問的。王敏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一個姓李的技師身上，他核對了一下住址，“和平路天平巷丙字七十二號”，完全對。助手遞給他兩份履歷表，他詳細地看着上面寫的：“生於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九年開始上小學，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上過高小、初中、高中，最後

在××大學畢業，畢業後便到了××廠。”從履歷表上看，一點問題也沒有。可是××大學在他所填寫的年代裏早已停辦了，這是一個矛盾的地方。

他放下履歷表，又拿起一份鑑定表來，在領導審查一欄裏填着：“該同志工作一貫積極，思想進步，歷史清白，團結羣衆好，敢於批評別人，並能虛心接受羣衆意見。缺點是：有時表現保守情緒。”

像這樣的領導意見差不多在每一張鑑定表上都能看到，王敏看了鑑定表後，不覺有些想笑，“有保守思想的人怎麼會對工作一貫積極呢？”

他又翻閱了好幾個運動後的鑑定表，總的看來，差不多每一個運動都表現得積極，正在這時，一張介紹信擺在王敏的面前：“老王！你看，這張介紹信怎麼是××機關的呢？況且圖章也不怎麼像××機關的，我看咱把它帶回去核對一下印鑑吧。”

王敏的注意力由鑑定表轉到介紹信上，“對，帶上吧，其他地方沒有什麼疑問嗎？”隨即他又拿起履歷表看了一番。

最後他將所有的檔案袋交給了武科長，把挑出來的兩個放在一旁說道：“老武，李技師是不是直接參加試驗的？”“是，他還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呢。有懷疑嗎？”武科長翻了翻放着的檔案袋。“有點問題，你看……”王敏把履歷表翻開告訴他：“李技師好像並沒有住過大學。我們要把這兩個人的歷史仔細審查一下，檔案袋下午給你送來。”說完便和他的助手從辦公室出來坐上汽車走了。

汽車在路上飛快的駛着，王敏思索着這一天的工作，他

自信這一天是有價值的，首先找到了無固定職業的可疑分子。他並將那個公民提供給他的綫索和他這一天的工作連貫起來，腦子裏有了一個完整的概念：×廠的李技師歷史有問題，莫技術員來歷不明，這是急需偵察的兩個謎，也是偵察的第一步。下一步怎麼行動，他現在正在想着。汽車在公安局的門口停下了，王敏把檔案袋接過來，並把到上海的任務讓助手交給老張。

最後他又讓助手告訴小劉，下午八點鐘到他的辦公室一趟，隨後自己把汽車開到庫房就回家去了。

臨時客人

下午吃過晚飯後王敏在他的辦公室裏等待着小劉，不時地向門外瞭望着。

天漸漸黑下來了，屋子裏差不多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可是他沒有扭開電門，他躺在沙發上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烟。腦子裏思索着這些天來偵察的情況，証明××廠的李技師是和案件有相當聯系的。莫技術員雖然來歷有些問題，但他和這一案件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另外一個注意點應該集中到建設路的一個水菓小販身上。那傢伙是非常狡猾的。他所交接的朋友是些什麼人？這是須待小劉揭破的一個謎。按照上級交給的任務，現在只賸下三天的時間了。“這是多麼寶貴的時間啊！”

突然門打開了，進來一個人。“沒有人嗎？”一聽就知道是小劉的聲音。

“把電燈扭着吧！”王敏仍舊坐在沙發上，一動也不動。

小劉扭着電燈後在靠王敏左邊的一個沙發上坐下。他沒有等王敏開口，便把這兩天來的工作情況作了一番彙報。

王敏把下一步的計劃給小劉傳達了一下，最後說：“我今天黑夜準備對你的那件任務作一次調查，你先給老張發一個電報，讓他盡量早點回來。”

王敏和小劉一同上了馬路，在往建設路十字口上分手了。他騎着自行車走的飛快。到了建設路派出所的時候，已經快九點半了。他幫助戶籍員查了一下，最近報臨時戶口的共有十二戶。其中有七個是從農村中來的；兩個是從隊伍上剛復員回來的；一個是剛剛出院不久的家庭婦女，住在親戚家裏。一個是從上海來的，要到西安去，路過這兒病倒了。戶主叫孟未成，他的職業是水菓小販，住在建設路甲字五號。

戶籍員給王敏解釋說：他們過去曾注意過他的行動，因為在他們所轄區內，報臨時戶口的就數他多。

他們同院住的趙大娘也反映過，說孟未成來往的朋友，不知什麼時候就來了，總是神出鬼沒的。

王敏注意地聽着戶籍員的介紹。聽完後他又拿起遷移證來看看，上面填着從和平路遷來。

他從建設路派出所出來，又跑到了和平路派出所，戶籍員翻了翻“戶口來往登記簿”說，孟未成從東大街遷來沒住多久，就遷到了建設路。

最後王敏又轉到了東大街派出所，原來孟未成是從鄉下遷來的。

在往回走的路上王敏想着：“敵人用的是游擊戰，他想混淆我們的視線。多麼狡猾的傢伙啊！”他肯定相信，下一步

的計劃是完全能够行得通的。回到局裏的時候已經十二點鐘了。

趙大娘的外孫

八月十二日那天，趙大娘的外孫從鄉下來了，約有二十一、二歲，身上穿着一身洋布衣服，頭上罩着二塊白毛巾，臉好像幾個月沒洗似的，猛一看，小伙子倒挺精幹，可是幹起活來却是笨笨拙拙的，趙大娘逢人就說她外孫子——鐵牛沒出息，終究也成不了大事。這孩子老實的像木頭人一樣，你就罵他幾句，他也不回一句，至多瞪你一眼。一天就只知道幹活，吃飯。

當天下午鐵牛從街上買回一平車燒土來，就打起煤糕來了，水倒的多了再添點煤，乾了再倒點水，反正不是水多就是煤多。

站立旁邊看他的一個小個子哈哈的笑起來。“啊！小伙子，你怎麼連煤糕都打不了？”鐵牛抬起頭把那個矮個子從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古里古怪的，幹什麼的傢伙？”他心裏這麼想着，他仍舊不慌不忙地打着煤糕。

“趙老太太是你的親外祖母嗎？”矮個子搭訕着，“是唄！”“鄉下的生活怎麼樣？過的好吧？”“唉！有啥好的。有的是好做的，可沒一點好吃的。”“怎麼？報紙上不是經常說，農民生活提高了嗎？”矮個子欣喜地問着，鐵牛看看那傢伙有些幸災樂禍，便順口說：“那咱也不清楚。”“好傻的傢伙。”矮個子心裏咕嚕了一句便進了南房。

南房是一明兩暗，左邊是臥室，右邊是廚房，新來的這位

客人就睡在右邊的廚房裏。

黑夜十一點鐘的時候，大門吱的響了一聲，一個女人的聲音從窗戶傳進來：“李先生怎麼現在才來？”接着便聽見那個客人和孟未成的客套話，趙大娘告訴外孫說那位姓李的先生以前差不多每個禮拜總要來一次。最近沒有來。

嘩笑的聲音不時地傳出來。孟未成的聲音特別高，大笑過去一陣後，屋子裏馬上靜起來。鐵牛豎起耳朵聽了一陣也聽不見什麼。他到茅房走了一次，南房的燈仍亮着，沒有一個人啃聲，他在院子裏轉了幾個圈又回到屋裏，趙大娘雖躺下了，可也沒睡着。鐵牛生怕驚動了外祖母，他又輕手輕足地把裏間的門打開，獨自一個人抽起烟來。

夜已經完全靜寂了，月亮像一張明鏡一樣懸掛在天上，時鐘敲了兩下。南房的門又響了，走出三個人來，孟未成在前頭。十一點來的那個李先生和矮個子在後頭。不一陣孟未成和矮個子就返回來了，前後沒有十幾分鐘的工夫，南房的燈便熄了。

目前發生的一切，鐵牛都看的一清二楚。

天天照舊，鐵牛不是打煤糕便是劈柴，外祖母樂的連口都合不上。第二天早晨李技師又來過一次，前後沒待十分鐘就走了。

沒有筆頭的鋼筆

跟往常一樣，李技師照例夾着他的皮包來上班。他的辦公室是在一座三層的樓上，從寬敞的樓窗上就可以看到西郊的一片住宅區，那就是建設路。這個辦公室一共有四個人辦

公，一個是助理技師，兩個是技術員。李技師打開樓窗，得意地欣賞着四外的遠景，腦子裏想着就要領到的美金和上尉軍銜的職位，想着想着，腦子便暈起來了，他關好了窗戶，安靜地坐在自己的桌子跟前。突然電話鈴響了，他順手拿起聽筒來：“喂！是，我是老李，怎麼？試驗時間改到下午五點？爲什麼？……對，下午就下午吧。”他生氣地咋喳一聲，把聽筒扔下。不一陣莫技術員也進來說：“李技師！知道了吧？試驗時間改到下午了。”“知道了，”李技師少氣無力地應付了一聲。他又走到窗跟前，打開樓窗，呆呆地望着。助理技師走到他跟前說：“老李！用一下水筆。”還沒等李技師開口便順手從他口袋裏掏了過來，李技師吃了一驚，連忙伸手說：“沒…沒…沒水了。”可是助理技師已擰開筆帽了，水筆沒有筆尖，這時候李技師的臉已經變的蒼白了，“老李！怎麼沒有筆尖？”李技師突然改變了他那驚慌的面孔，笑着說：“拿來吧！可能是我那頑皮的小寶昨天黑夜給拔了。”助理技師看見李技師的神色有些緊張，他便馬上又把筆帽擰好遞給了李技師，又偷偷的看了看李技師。他想：“老李今天爲什麼對水筆那樣愛護？況且神色又很緊張，水筆上沒有筆尖，只緊緊地插着個筆舌。”越想越覺得有些不對頭。他又想起上次治安保衛員會議上，武科長提的要他對李技師監督，自己又是一個共產黨員。李技師仍舊站在窗前。助理技師一股勁跑到保衛科。剛進門就看見武科長對面坐着兩個生人，他把武科長叫到裏間，就把剛才發生的情況敘述了一番。武科長把王敏也叫進去，給助理技師介紹了一下，隨即又把情況給王敏照述了一遍。

“你考慮怎麼樣，老王？”武科長徵詢着王敏的意見。